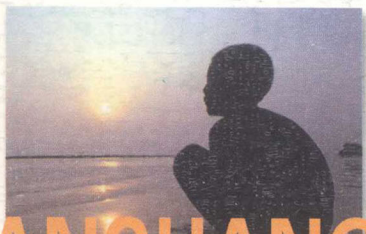


长 篇 小 说



KANSHANGQUHENCHOU

看上去很丑

下

草原部落推出的第一本小说
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桑地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长 篇 小 说



KANSHANGQUHENCHOU

看上去很丑

下

草原部落推出的第一本小说
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桑地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看上去很丑



第十九章 “高光,醒醒!”

竹林里添了一座新坟,是编匠爷爷的坟。村里人烧了些纸和编匠爷爷编的竹器,献上几声哭,就回家去为咕咕叫的肚子发愁了。高光跪在坟前,面前摆着编匠爷爷剩下的两只豆官儿,眼睛发直,呆呆地看着坟头上的花圈,没有眼泪,也没有哭声。

村里的人都说,编匠爷爷把命传给高光了,高光天生就是来争编匠爷爷的饭碗的,这回可应验了。

也有人说,高光就是命大,编匠爷爷好心肠,换了别人,眼瞧着高光被蛇毒毒死才不管呢。编匠爷爷喜欢高光,愿意为高光献身。

高光仍然跪在坟前,一声不响。

两只豆官儿在叫,叫得声音很清脆,很凄凉,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看高光,又看看新坟,唯独看不见过去的主人,它们就更起劲地叫,仿佛要把坟中的主人叫醒。高光给它们采到两只南瓜花,插在竹笼子的孔里,可是哪一只也没吃一口,南瓜花发着金黄色的光芒,水分慢慢地减少,就要干枯掉了。

妈妈走过来,跪在坟前,给高光擦擦鼻涕,说道:“孩子,你哭,给编匠爷爷哭几声,听到你的哭声,编匠爷爷就能安心地睡去。”

高光仍然两眼直直地看着坟头,一声也哭不出来。

高远也来了,抱了一抱竹叶,盖在坟头上,与高光一样跪下,



眼角挂着泪，默不作声地看着坟头上的新土。

豆官儿叫个不停，在竹笼子里跳来跳去，像是在寻找什么，又像是在漫无目的地跳，声音越来越沙哑，再也没有一点清脆的感觉，叫得人们心里发毛，像一条钝锯拉得一样。南瓜花一点也没少，完全枯萎下去了。

妈妈想把高光领走，可是高光跪在坟前，像一块石头，没有表情，只有轻轻的呼吸证明他还活着。

高光一直跪了一天，妈妈几次要把他抱走，可是一看他那副神态，就不忍心了。到了傍晚，天要黑的时候，妈妈把高光一个人留在坟前，回家做饭去了，刚走不久，高远急匆匆地跑来说：“高光晕倒了。”

妈妈疯了一样跑到坟前，抱起高光来，高光往上翻着白眼，嘴里吐着白沫。妈妈叫着：“高光，醒醒！高光，醒醒！”

妈妈把高光抱回家，放在院子里的地上，嘴里含着一口凉水，一下喷在高光的脸上，高光的眼睛转了转，妈妈又一口凉水喷下去，高光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此后，每天放了学，高光和高远都到编匠爷爷的坟上去，两只豆官儿叫了3天，南瓜花一口也没吃。第三天傍晚，叫声停了，两只豆官儿死在笼子里，眼睛瞪着，翅膀硬硬地张开着，全身呈现出一派鲜艳的绿色。

高光和高远在编匠爷爷的坟前挖了一个小坑，把两只豆官儿连同竹笼子埋在里面，盖上厚厚的土，上面又放了几把草。他们呆呆地看着编匠爷爷的大坟和两只豆官儿的小坟，直到天黑才回家。

那年的秋天高皇路村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庄稼全被淹死了，后来补种的一些，有的根本没长出来，有的刚冒出一点芽就被提前来到的霜冻打蔫了。西河里的水很大，长时间没有退



下去，水里有鱼，人们恨不能把西河里的水全抽干了，把鱼一条不剩地捉上来，大人、孩子齐动手，不几天的工夫，西河里连小鱼苗都看不见了，每家每户的碗里还残留着几根鱼刺，偶尔打一个饱嗝，肚子里还能翻上一股腥腥的鱼味来。剩下的时间，只好蹲在墙根里，晒着太阳，打着瞌睡，等待救济粮的到来。

妈妈收到姨妈的一封信，随信寄来了 30 块钱和 50 斤粮票。姨妈说从收音机里听到这里遭了水灾，不知道灾情究竟有多严重，先寄这点钱粮用着。

妈妈哭了，让高强给姨妈写了回信，并说灾情不重，上级已经救济了很多，不要再寄钱和粮票来。实际的情况是，救济虽有，但远远不够。妈妈知道姨妈家的日子也紧张，这样拖累姨妈家，她心里过意不去的。

高强去镇上换来玉米面和山芋干，妈妈掺上一些菜叶，做了几锅窝头，让高光和高强每家送两个，送到谁家，谁家就是一脸的笑和没完没了的感激的话。

送到奶奶家的时候，奶奶正拖着长长的烟袋抽烟。看一眼窝头，奶奶气汹汹地问道：“怎么才两个窝头？不是寄来了很多的钱和很多的粮票吗？你爸爸怎么光给你妈妈寄，不给我寄？”

“不是爸爸寄来的，是我姨妈寄来的。”高光看着奶奶的长烟袋，满心的恶心。

“胡说，我就不信有这样好心的姨妈。回去告诉你妈，我这就快饿死了，看她还管不管。”奶奶恶狠狠地喷出一口烟来，高光赶紧逃了。

高光是不会把奶奶的话告诉妈妈的。妈妈对奶奶已经够好了，可是奶奶还这样，饿死活该！等全村差不多都送到了，妈妈自己才坐下来吃。正吃着，看见高环站在门口，舌头舔着手指头往院子里看。



妈妈问高光：“高光，高环家你给送了吗？”

“没有，她妈跟你吵架，为什么给他们家送？”高光很不以为然地说。

妈妈瞪了高光一眼，说道：“过去的事了，不许再提。”

妈妈对高环招了招手，让她进去。高环惊惊怯怯地走到院子里，脸黑黑的，头发黄黄的，眼睛显得格外大，看着妈妈手里的窝头，一声不吭。

妈妈塞给高环两个窝头，嘱咐道：“一个给你的，一个给你妈妈的，别说是我给的。”

高环抱着窝头跑了，高光在后面骂了一句：“黄毛丫头，吃我们家的东西烂舌头！”

妈妈给了高光一巴掌，高光老实了。

常工作来了，进门就说：“方彩平同志你做的窝头很香哟，我是闻着香味来的，你每家都送，怎么就是不送给我？是不是拿我当外人了？”

“怎么会呢，我正要让高光给你送去，这不，你就自己来了。”妈妈其实并不是没想到常工作，只是怕别人说拍马屁或溜沟子。

常工作真的拿起一个窝头来吃，连说：“香，香呢！”



第二十章 跟老杨树学说话

高光上到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来了一个新老师，带高光语文。

消息传开以后，同学们自然是非常关心新老老师的，上课铃还没响，就有学生叫开了：“新老师来了，新老师来了！”

果然，一位留着长胡子的老先生走到教室门口，胳膊肘下夹着一个讲义夹，站在门前，并不进来。这与过去的老师很不一样，高天起都是上课铃响了一会儿，才从办公室出来，慢悠悠地走进教室，没有什么讲义夹，只在手中拿着一个教本，其实是与同学的课本一样的书，只因为是老师用的，所以叫教本。

同学们纷纷从后门和窗子伸出头去看，新老师还对他们点头笑。

同学们议论开了，说这个老师肯定很严，也会打人的，也有的说，这个老师肯定不打人，他手里都没拿教杆。

上课铃响了，新老师走进教室，同学们立刻不嚷了。

高尚喊“起立”，然后是“毛主席万岁”和“万万岁”。

新老师等同学们坐下，看了看大家，说道：“同学们，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同学们面面相觑，不敢声张。

高光想说“你是我们新来的语文老师”，又怕说错了，看着新老师不说话。



新老师说：“可能有的同学已经知道了，我是你们新来的语文老师。你们发现我的特点了没有？没有……你们仔细看一看，对了，我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子，所以过去我的学生都叫我山羊胡子老师，还叫我老山羊，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叫？”

同学们不敢说话。过去的老师从来没有这样上课的。他们一张嘴就是，“快拿出书来，今天我们学第八课，注意听讲，听不会的要吃巴掌。”可是这个老师却这样上课，这能叫上课吗？不跟哄着小孩子玩儿一样吗？

同学们都不说话，默默地看着新老师，心里没有底。

“我知道你们是有点不好意思，没关系，熟了就好了。其实我还有一个绰号，叫做杨白劳，因为我姓杨，留着胡子，长得又有点像杨白劳，而且演戏的时候我演的就是杨白劳，所以同学们都这样叫我。如果这两个绰号你们都不喜欢，你们可以给我起新的绰号，我不会嫌多的，但是你们也不要忘了，我真正的身份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你们在正式场合要叫我杨老师。”

同学们在下面窃窃地叫开了：“山羊胡子，老山羊，杨白劳。”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新来的老师会有这样的名字，真有意思！可是谁也不敢大声叫，怕杨老师听见了会发火。

杨老师接下来还不讲课，捋着山羊胡子问大家：“同学们，你们从一年级就开始学语文，已经学了快三年了，你们谁知道什么叫语文？”

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不敢说。

高光小声对高远嘀咕了一句：“语文就叫语文呗，反正数学不能叫语文。”

不想却被杨老师听见了，他马上表扬道：“说得好，语文就叫语文，数学不叫语文，音乐也不叫语文，对，很对，可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字，语言就是说话，文字就是写字



和作文。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话,但不一定说得好,我们每个人都会写几个字,但不一定能把文章写好,从今天开始,我的任务就是要带领你们把话说好,把作文写好。”

高光觉得这样学语文肯定有意思,不会像过去那样整天写生字、念课文了,可是话谁不会说呢?作文谁又不会写呢?

杨老师接着提了一个问题,让每个同学都回答:“你们再见了我,怎么跟我说话?”

高尚第一个站起来,刚要说,杨老师按着高尚的脑袋说:“请坐下回答,大家记住,以后我上课,一律坐着回答问题,不要站起来。”

同学们目瞪口呆。真有这等好事?回答问题都不要站起来?那就更不会罚站喽?

高尚坐下,抬头看着杨老师,似乎很不适应坐着回答问题。杨老师用眼睛鼓励着他,又把问题重复一遍:“你见了我怎么跟我说话?”

“杨老师你吃饭了吗?”高尚说得很响亮,很自信,因为他总是跟别的老师这么说话的,而且总能得到夸奖,别的同学根本就不敢跟老师说话,见了老师就躲。

有的同学笑了,有的同学木然地沉默着。

杨老师说:“很好,很好。”

同学们接着说下去,全都是:

“杨老师你吃饭了吗?”

“杨老师你吃饭了吗?”

杨老师不断地回答说:“我吃了……还没有……我中午吃的……晚上刚吃过……早饭要到明天早晨才吃呢。”

临到高光,他习惯性地想站起来,又坐下了,大着胆子说:“杨白劳你的山羊胡子太短了,其实你高高的个子,叫老杨树更



合适。”

班里轰地笑了。

高光也笑了，他认定杨老师不会生气。

果然，杨老师说：“很好，很好，我总算不要考虑吃饭的问题了。”

等同学们全都说完，杨老师说：“大家说得都很好，其实最应该说的是：杨老师，你好！以后再见了我或者别的老师，都要叫一声：老师，你好！‘你好’是最基本的一个礼貌用语，世界通用，到任何一个国家，说‘你好’都不会错。但是要是到了别的国家问人家‘你吃饭了吗’？人家就会以为你想请他吃饭，而你又请不起，要闹笑话的。再者说，万一要是你在厕所里遇上了老师，你也问：‘老师你吃饭了吗？’你们说这场合问吃饭合适吗？当然不合适！但是要说‘老师，你好’，在厕所里也是可以的。”

同学们都笑了，高尚也笑了，因为说“老师你吃饭了吗？”的不只是他一个人，除了高光以外，都是这么说的，这并不丢人。

“同学们，礼貌用语除‘你好’外，最常用的还有：对不起，没关系，再见。要是你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你就要说一声‘对不起’，要是别人踩了你的脚对你说‘对不起’，你就要很客气地说一声‘没关系’，这样就吵不起架来，分手的时候说一声‘再见’，彼此就会留下很好的印象。同学们记住了吗？”

“记住了！”同学们一起大声喊起来。

“那好，咱们一起试一试。”

于是大家一同喊道：“你好，对不起，没关系，再见。”

喊完了同学们就笑起来，心想：语文课要是老这样上可是太好玩了。

下课的时候，杨老师留下一篇作文的题目：朋友。

杨老师刚出教室，高远就从后面喊起来：“山羊胡子，杨



白劳。”

高光却说：“那是别人给他起的绰号，咱们给他叫老杨树。”

于是他们一起喊：“老杨树！老杨树！”

杨老师笑着回过头来，对他们挥挥手，说道：“同学们，再见。”

高光和高远也对他挥挥手，说道：“老杨树，再见。”

于是杨老师又有了一个新的绰号：老杨树。

杨老师不回家，住在学校里，所有的老师中只有他一个人住在学校里。放了学，吃过晚饭，杨老师就在学校周围散步。

高光和高远仍旧到竹林里玩，见到杨老师后就用新学来的礼貌用语跟他说话：“杨老师，你好。”或者干脆叫绰号：“老杨树，你好。”

杨老师很高兴地回答他们说：“高光，你好；高远，你好。”

高光觉得只说这两句不过瘾，就接着说下去，把杨老师教给他们的礼貌用语全用上了：

“杨老师，对不起。”

“杨老师，没关系。”

“杨老师，再见。”

说完，还对杨老师挥挥手，跑了。

杨老师也对他们挥挥手，说一声“再见”，然后就笑了。笑完，接着散步。

自从杨老师把礼貌用语交给学生，大家跟老师说话的方式的确变了，再也没有学生问老师吃饭了没有。有一次高光见了高天起，忽然觉得应该给他说句话，就鼓足勇气走近他，响亮地说道：“高校长，你好。”

高天起一愣神，以为高光在跟别人说话，看了看周围没有别人，就吱唔着说：“我不好，你好，我不好，你好。”



高光又说了一声“再见”，高天起却不知道怎么说，高光就跑了。

不仅如此，高光在村里见了人说话的方式也变了。

“三大爷，你好。”

“二奶奶，你好。”

这些老人被叫得愣愣的，反过神来，又觉得高光真是受过教育的孩子，说话就是不一样，多有礼貌，多有文采。

高光接着又来了：“三大爷，对不起，三大爷，没关系，三大爷，再见。”

高光挥着手跑了，三大爷却愣在那里。

一个星期以后，杨老师让大家把作文交上，他在班里一篇一篇地点评。

每个人都写了自己的朋友，大部分写的是同学，也有的写了村里的小伙伴，高光写的是他的大黑。写大黑如何有劲，跳得高，会让母兔怀孕，还会在它面前撒娇，往它身上跳，用头去顶他的屁股……冬天大黑的毛暖暖的。可惜大黑后来死了，被爸爸吃了肉，他很伤心了一阵子，现在只剩下怀念。

杨老师在班上念了高光的作文，问大家道：“同学们说这篇作文写得好不好？”

沉默，沉默，沉默。

高光低着头，不敢看杨老师，更不敢看同学们。过去每逢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高光犯了很大的错误，老师批评不算，还要让他当众出丑。没想到，换了一个老师还摆脱不了当众出丑的命运。高光已经听到高尚幸灾乐祸的笑声。

“这是一篇很好的作文呀，同学们，好就好在高光同学写出了他对大黑的真情实感，表达了他对大黑的无限怀念……”

高光悬着的心落下了，他抬起头来看着杨老师，杨老师也热

情地看了他一眼，高光的眼睛竟然潮湿起来。

杨老师讲了半天同学们的作文，最后说：“其实你们怎么忘了写一个最重要的朋友呢？”高光和同学们都莫名其妙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杨老师，杨老师不慌不忙抖开“包袱”：“老杨树啊，老杨树不是你们的朋友吗？”



看上去很丑





第二十一章 丝瓜架下的花大姐

一辆拖拉机停在高皇路小学门前，下来一个中年女人，杨老师扶着——几乎是搂抱着——走进校园里的两间小泥屋。小泥屋刚建好不久，临着校园的东墙，是杨老师的新家。

“这是我妻子，我叫她宫女，你们可以叫她宫师母。”杨老师对前来帮忙的高光等人说。

“宫师母，你好。”

“宫师母，你好。”

高光们纷纷用杨老师教给他们的世界通用的语言方式跟宫师母打招呼。

“你好，哈克，你好，汤姆，你们捡到金币了吗？你们把皇帝和大臣抓起来了么？”宫师母脸上有一块疤痕，面色苍白，不正眼看人，说话细声细气，再加上纤瘦修长的身材，显出一股文弱之气。

高光们愣了一下，杨老师赶紧解释说：“她在与马克·吐温小说里的人物对话，她常常这样说话的，她的脑子与我们不一样。”

高光们把拖拉机上的东西搬下来，送到小泥屋里。

杨老师扶着宫师母坐下，宫师母又说：“快让汤姆洗手，不洗手不许吃饭，还要让他交代今天放学后他到哪里去了，不说实话我还会罚他刷墙。”



“汤姆正洗呢，正洗呢，洗得很干净了。”杨老师把高光递过来的一把二胡接过去，擦着上面的灰尘。

“杨老师，你会拉二胡吗？”高光问。

“会一点，不如宫师母拉得好，可惜现在她拉不了了。”

杨老师把二胡很珍惜地放在床上，宫师母却把它拿过去，白了一眼杨老师说：“谁说我拉不了了？快叫铁梅来，让她给李奶奶唱一段，我给拉过门儿。”

宫师母真得拉起二胡来，拉的什么曲子高光不知道，但觉得很好听，可是杨老师说：“不行，她总是跑调，再也没有过去的精湛了。”

高光们听了一会儿就又去搬东西了，拖拉机上有很多书，有的厚得像砖头，高光抱着一大摞往小屋里走。宫师母还在拉二胡，眼睛闭着，脑袋晃着，高光只顾看她了，脚被绊了一下，连人带书“哗啦”一下摔在地上，宫师母“嗷”地一声跳起来，叫着：“书，书，他们又抢我的书，他们又抢我的书。”说着吓得全身抖起来，往墙角里躲。

杨老师马上捡起地上的一本书塞到她怀里，抱住她，拍着她的肩膀，说着：“不是抢书，是在运书，他们把我们的书给运回来了。你看，这不是，运回来了。”

宫师母看着怀里的书，搂得紧紧的，恐怕再跑了，像是搂着自己的孩子，从杨老师的怀里抬起头来，偷偷看了一眼地上的书，还在说：“书，我的书，让他们还我的书。”

杨老师把宫师母扶到床上，宫师母怀里抱着书，身体还有点抖。高光很害怕，不敢爬起来，惶恐地看着宫师母，仿佛犯了一件不可饶恕的错误，不知道要受到怎样的惩罚，干脆等惩罚完了再起来。

杨老师把高光拉起来，拍打着他身上的土，小声说道：“不要



紧，别害怕，其实她很好的，不会怪你。几年前一个深夜，一群小将们——其实是她的学生——砸开我家的门来抢书，她去护，被小将一推，摔在桌子角上，脸被磕破了，留下了那个疤，脑子也出了问题，书也不能教了，二胡也拉得走调了，可是她很好，不会怪你的。”

杨老师对小泥屋很满意，两张床，几个板凳，吃饭的用具。然后就是书，厚的，薄的，大的，小的，还有一些小人书，《七把叉的故事》、《小兵张嘎》……比语文课本有意思得多了。杨老师在小泥屋周围种了许多丝瓜，门前搭了一个架子，夏天来临的时候，丝瓜爬上小泥屋，爬到架子上，开出黄黄的花，结出又细又长的丝瓜，从架子上垂挂下来。杨老师常常与宫师母围着小泥屋转一圈，摘下几个丝瓜去做菜，中午的时候，杨老师就会坐在丝瓜架下拉二胡，细细的声音，带有几分恬淡，也有悲壮的，如大河奔流。



高光听不懂，可是他喜欢看杨老师拉二胡时摇头晃脑的神态，山羊胡子不停地抖着，眼睛闭着，一只手拉着弓忽来忽去，另一只手紧紧地按着弦子，弦子绷得紧紧的，每时每刻都要断的样子，可从来都没断过。

宫师母听着杨老师的二胡声，安静地坐在丝瓜架下。她也闭着眼睛，面色平和，像是睡着了，鼻翼轻轻地翕动着。高光很喜欢看宫师母这时的神态，安祥、宁静、亲切，白净的面孔周围像是有一个神圣的光环，让一切都安静下去，只有杨老师的二胡声溪水一样流淌在小泥屋的周围。好多次高光以为宫师母睡着了，可是当杨老师拉到动情处，宫师母的脸上就有两行清泪流下来。

宫师母状态好的时候很愿意给高光捉一种小飞虫，豆粒那么大小，深红色的圆圆的甲壳，上面有许多白的、黑的斑点，短短



看上去很丑



的脖子缩在甲壳里，两只纤细的翅膀从甲壳下来伸出来，飞得很快，形状很像是乌龟，可是宫师母给它叫花大姐。

花大姐最喜欢花，也不怕人。丝瓜花开的时候，花大姐像蜜蜂一样伏在上面，也许它们也要采蜜的，宫师母走近，它们就飞到宫师母的头发上、衣服上，宫师母会把它们捧在手里给杨老师和高光看：“你们快看，花大姐亲我的手哩。”

高光找来一个小瓶子，宫师母捉了许多花大姐放在里面，还放上几朵丝瓜花，花大姐就乖乖地待在瓶子里，伏在丝瓜花上，待烦了就会飞出来，到外面吸收一点新鲜空气，在丝瓜架上转几圈，然后又飞回瓶子里。

天黑了，丝瓜架下有萤火虫儿在飞，暗暗的光，高光感到明亮。他不断地扑着，扑着，扑到了就放进盛花大姐的小瓶子里，让萤火虫儿与花大姐同居一室，看他们能不能和平共处。高光把瓶子盖上，里面有嗡嗡的声音，隔着瓶子的玻璃，还能看到微弱的荧光，高光心满意足地揣着瓶子回家了。

三年级的数学还是高天起带，这是高光最讨厌的一门课，高尚却学得津津有味，数学作业本上从来都是100分。

一天高尚拿了好几个红鸡蛋在班里分，同学们就问：“高尚，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弟还是妹妹？”

“当然是弟弟，要不我爸爸能让我带着红鸡蛋来上学吗？这些红鸡蛋都是我爸爸亲手染的，送了半个村呢。我弟弟胖着哩，一生下来就九斤多重，我爸爸说比我那刚生下来的时候还重半斤呢。我爸爸抱着我弟弟对我们说：这回咱们家是三儿两闺女，少有的好命。爸爸分给我们每人10个鸡蛋，我妈妈整天躺在床上吃鸡蛋，奶水足得很，我弟弟吃不完，妈妈让我吃一口，我把妈妈的奶头含在嘴里，却吸不出水来，不会吃了，可不是吗，多少年不吃了，忘了怎么吃的了。”